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粵西叢載卷十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王機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也父毅廣州刺史甚得南越之情
機美姿儀倣儻有度量陳恢之亂機年十七率衆擊破
之常慕王澄為人澄亦雅知之以為己亞遂與友善內
綜心膂外為牙爪尋用為成都內史機終日醉酒不存

政事由是百姓怨之人情騷動會澄遇害機懼禍及又屬杜弢所在發墓而獨為機守冢機益自疑就王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機為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州部將溫邵率衆迎機敦遣將軍葛幽追之及於廬陵機叱幽曰何以敢來欲取死邪幽不敢逼而歸敦訥聞邵之納機也乃遣兵擊邵反為所破訥又遣機父兄時吏距之咸倒戈迎機訥衆皆散乃握節而避機機遂入城就訥求節訥歎曰昔蘇

武不失其節前史以為美談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與
自可遣兵來取之機慚而止機自以篡州懼為王敦所
討乃更求交州時杜弢餘黨杜弘奔臨賀送金數千兩
與機求討桂林賊以自效機為列上朝廷許之王敦以
機難制又欲因機討梁碩故以降杜弘之勲轉為交州
刺史碩聞而遣子侯候機於鬱林機怒其迎遲責云須
至州當相收拷碩子馳使報碩碩曰王郎已壞廣州何
可復來破交州也乃禁州人不許迎之府司馬杜讚以

碩不迎機率兵討碩為碩所敗碩恐諸僞人為機於是
悉殺其良者乃自領交趾太守機既為碩所距遂往鬱
林時杜弘大破桂林賊還遇機於道機勸弘取交州弘
素有意乃執機節曰當相與迭持何可獨捉機遂以節
與之于是機與弘及溫邵劉沉等並反尋而陶侃為廣
州到始興州人皆諫不可輕進侃不聽及至州諸郡縣
皆已迎機矣侃先討溫邵劉沉皆殺之機遣牙門屈藍
還州詐言增糧密招誘所部欲以距侃侃即收藍斬之

遣督護許高討機走之病死于道高掘出其尸斬首并殺其二子焉

晉史

綠珠

綠珠姓梁白州博白縣人境有博白山石盤龍洞房山雙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魚綠珠生雙角山下美而艷越俗以珠為上寶生女為珠娘生男為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

奚囊手鏡

綠珠為梁伯女生而奕僕好音伯嘗至山中聞吹笛異

於常聲覓之弗得忽聞空中語云汝女好音欲傳一曲
遠歸乎伯以為神仙遂下拜因語曰汝即歸芟取西北
芳草結一人形被以袿服珠翠設杯酒盃飯命女呼我
名曰茵于至三更我當至矣伯歸如法至時果至空中
吹笛音極要眇綠珠聽之得十五曲一字不差因名笛

曰茵于又曰遠歸遠歸仙笛名

伊世珍
瑯環記

綠珠姓梁博白綠羅村人生而端麗石崇為採訪使遣
交趾回道經博白以珍珠三斛聘歸趙王倫使孫秀求

之不得誣崇奉淮南王允為亂遣衛士討之兵臨府崇
顧珠曰為汝得罪珠曰妾當效死君前遂墜樓死大學
士丘文莊有綠珠行曰交州使者洛陽客白日劫商富
財帛金鞍寶馬擁旌旗萬里南行日南國征車晚過博
白州江山秀麗多嬌柔不惜明珠三十斗買得佳人如
莫愁歸來金谷園中住鎮日張筵盛歌舞手心擎出夜
光珠回視羣姬等泥土四時行樂春復春歡笑不知天
有晨豈知我愛人亦愛側邊已有窺伺人驚生地底中

台折白晝中原行鬼域黃金無權錢不神欲庇嬋娟苦
無策高樓重重舞且歌樂思何如憂思多按圖索驥期
必得珠兮珠兮奈爾何奈何為爾死思愛誰知止
于死忍教白璧屬他人注目相看淚如洗君以貌愛妾
妾以心事君寧在君前死為鬼不向賊邊生作人百尺
高樓不見地奮身一躍翻空墜三斛明珠易一珠一旦
紛紛如粉碎誰知荒僻山海涯天亦生此明媚姿不獨
貌妍心亦正嗚呼但恨不似後來金源氏之葛王妃

州梧

府志

趙什柱

隋虞慶則京兆櫟陽人嶺南李世賢據州反遣為桂州
道行軍總管以婦弟趙什柱為隨府長史什柱先與慶
則愛妾通恐事彰乃宣言慶則不欲此行帝聞之先是
朝臣出征帝皆宴別禮賜遣之慶則辭帝帝色不悅慶
則由是怏怏不得志暨平世賢還臨桂鎮觀眺山川形
勢曰此誠險固足加以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

什柱馳詣京奏事觀帝顏色什柱至京因告慶則謀反
帝案驗之于是伏誅拜什柱大將軍

隋書

姚璿

唐姚璿字令璋武后時擢夏官侍郎坐從弟敬節叛貶
桂州長史后方以符瑞自神璿取山川草樹名有武字
者以為應國姓哀類以聞后大悅拜為檢校天官侍郎

唐書

楊貴妃

貴妃姓楊容州雲陵里人小名玉環早失父母家貧初
孕十三月生之日異香滿室胞胎如蓮花三日目不開
母夢神人手拭開如點漆抱日下不瞬肌如玉貌絕倫
後軍都督部署楊康見之以財求為女聽讀誦漸長通
語孟康夫婦愛惜之時長史楊玄琰攝行帥聞之求見
歸與妻曰資質異常吾女遠不能及倍金帛以威脅康
仍求為女康夫婦泣從其請性敏悟通音律經史琰秩
滿歸長安選入壽王宮十四明皇召入內號曰太真大

被寵遇天寶冊為貴妃先是妃葬祖時遇術人云墳若
高出子當貴惜太低然亦產貴妃至是驗焉

梧州府志

秦妹

房開士河南人為虞部郎朝罷過曲頭聞箏聲心嚮慕
之詢得秦妹買以千金工藝絕倫開士為容州牧携之
行山亭池榭每游歌焉未幾天開士念之不忘與故人
劉禹錫詩有悼佳人之句禹錫作傷秦娥行以貽開士
曰長安二月花滿城插花女兒弄銀箏南宮仙郎下朝

晚曲頭駐馬聞新聲馬蹄遶遲心蕩漾高樓已遠猶頻
望此時意重千金輕烏傳消息紺綸迎芳筵銀燭一相
見淺笑低鬟初目成蜀弦錚錚擬指如玉皇家子弟常家
曲青牛文梓赤金簧玫瑰寶柱秋鴈行歛娥收袂凝清
光抽弦緩調怨且長八鸞鏘鏘渡銀漢九雛威鳳鳴朝
陽曲終韻盡意不足餘思悄絕愁空堂從郎鎮南別城
闕樓船理曲瀟湘月馮夷躑躑舞綠波鮫人出聽停綃
梭北地含烟瑤草短萬松亭下清風滿秦聲一曲此時

聞嶺泉鳴咽南雲斷來自長陵小市東
舜華零落瘴江風
侍兒掩泣收銀甲
鸚鵡不言愁玉龍
博山爐中香自滅
鏡奩塵暗同心結
從此東山非昔遊
長嗟人與絃俱

絕

梧州府志

蔡京

蔡京者唐嶺南西道節度使也初為左庶子性貪虐多
許時相以為有吏才奏遣制置嶺南事嶺南舊分五管
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道京奏請分為兩道以廣州

為東道邕州為西道各置節度使以韋宙及京分領之
時雲南蠻陷交趾調五管兵使蔡襲戍安南京忌之恐
其立功乃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虞請罷戍兵從之襲
累奏羣蠻伺隙不可無備乞留兵五千不聽襲作十必
死狀申中書時信京言終不之省已而蠻叛兵多陷沒
京益自以為得計政尚苛慘為軍士所逐奔藤州矯為
勅書募鄉丁攻邕州潰敗乃走往依桂州不納隨貶崖
州不肯之官還至零陵勅賜自盡時咸通六年也

唐書

京假節邕交行泊中興頌所僂勉不前

在語溪

題篇久之

似有悵悵之意纔到邕南制禦失律伏法湘川權厝于

此二子延近號訴蒼天未終喪而俱逝

范攄雲谿友議下同

邕南朝度使蔡京過永州永州刺史鄭史與京同年連以酒樂相邀座有瓊枝者鄭之所愛而席之最妍蔡強奪之行鄭莫之競也邕南之所為多如此類為德義者見鄙終其不悛也及邕南制禦失律伏法

何澤

唐何澤者容州人也嘗攝廣州四會縣令性豪橫唯以飲噉為事尤嗜鵞鴨鄉胥里正恒令供納常豢養鵞鴨千百頭日加烹殺澤只有一子愛憐特甚嘗一日烹雙雞爨湯以待沸其子似有見物撮置鑊中一家驚駭就出之則與雙雞俱潰爛矣

報應錄

李瓚

李瓚唐乾符間任廣西桂州管内觀察使為政驕橫多斂賄以曲奉執政百姓苦之監軍李維周喜其佞惟薛

堅石屢規之瓚不能從後為軍士所逐管內潰亂堅石
攝留移牒鄰道禁遏亂兵一方乃安

唐書

劉瞻

劉瞻桂州人唐咸通十年六月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
侍郎同平章事王泉子聞見錄曰徐公商判鹺以瞻為
從事商拜相命官曾不及瞻瞻出於羈旅以揚玄翼樞
密權重可倚以圖事而密暇聞者謁焉瞻有儀表加之
詞辯俊利玄翼一見悅之每玄翼歸第瞻輒候之由是

日加親熟遂許以內廷之拜既有日矣瞻即復謁徐公
曰相公過聽以某辱在門館幸遇相公登庸四海之人
孰不受相公之惠某故相公從事窮飢日加且環歲矣
相公會不以下位處之某雖不佞亦相公之恩不終也
今已別有計矣請從此辭即下拜焉商初聞瞻言徒唯
唯而已迨聞別有計不覺愕焉方欲遜謝瞻已疾趨出
矣明日內榜子出以瞻為翰林學士舊瞻傳劉瑒作相
以宗人遇之薦為翰林學士按瞻素有清節必不至如

玉泉子所云恐出於愛憎之說聞見錄又云玄翼為鳳翔監軍瞻即出為太原亞尹鄭從謹為節度使殊不禮焉洎復入翰林而作相也常謂人曰吾在北門為鄭尚書冷將息不復病熱矣從謹南海之命瞻所致也按舊傳瞻自戶部侍郎承旨出為太原尹河東節度使瞻為學士若非罪謫恐不為少尹又舊紀咸通十二年十二月鄭從謹自宣武節度使為廣州在瞻驩州後故知玉泉子所記皆虛今不從

資治通鑑注

馬希杲

後晉天福元年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馬希杲有善政
監軍裴仁煦譖之於楚王希範言其收衆心希範疑之
夏四月漢將孫德威侵蒙桂二州希範命其弟武安節
度副使希廣權知軍府事自將步騎五千如桂州希杲
懼其母華夫人逆希範于全義嶺謝曰希杲為治無狀
致寇戎入境煩殿下親涉險阻皆妾之罪也願削封邑
灑埽掖庭以贖希杲罪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

行尤異故來省之無他也漢兵自蒙州引去徙希杲知

朗州

資治通鑑

馬希隱希廣希萼

後周廣順元年楚靜江節度副使知桂州馬希隱武穆王殷之少子也楚王希廣希萼兄弟爭國南漢主以內侍吳懷恩為西北招討使將兵屯境上伺間密謀進取希廣遣指揮使彭彥暉將兵屯龍峒以備之希萼自衡山遣使以彥暉為桂州都監在城外內巡檢使判軍府

事希隱惡之潛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方畏南
漢之逼卽棄蒙州引兵趣桂州與彥暉戰於城中彥暉
敗奔衡山可瓊留屯桂州吳懷恩據蒙州進兵侵掠桂
管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為但相與飲酒對泣南漢主
遺希隱書言武穆王奄有全楚富强安靖五十餘年正
由三十五舅三十舅兄弟尋戈自相魚肉舉先人基業
北面仇讎今聞唐兵已據長沙竊計桂林繼為所取當
朝世為與國重以婚姻觀茲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軍

水陸俱進當令相公舅永擁節旄常居方面希隱得書
與僚佐議降之支使潘玄珪以為不可丙寅吳懷恩引
兵奄至城下希隱可瓊帥其衆夜斬關奔全州桂州遂
潰懷恩因以兵略定宜連梧嚴富昭柳龔象等州南漢
始盡有嶺南之地資治通鑑

張巒

後周廣順二年唐主既克湖南遣其將李建期屯益陽
以圖朗州以知全州張巒兼桂州招討使以圖桂州久

之未有功唐主謂馮延巳孫晟曰楚人求息肩于我我
未有撫其瘡痍而虐用其力非所以副來蘇之望吾欲
罷桂林之役歛益陽之戍以旌節授劉言何如晟以為
宜然延巳曰吾出偏將舉湖南遠近震驚一旦三分喪
二人將輕我請委邊將察其形勢唐主乃遣統軍使侯
訓將兵五千自吉州路趣全州與張巒合兵攻桂州南
漢伏兵於山谷巒等始至城下罷乏伏兵四起城中出
兵夾擊之唐兵大敗訓死巒收散卒數百奔歸全州

資治

通鑑

劉永規

劉永規宋景德中知宜州時宜州初入版圖未久又新
置澄海軍凡百供億皆取給于民民已嗟咨不堪永規
嚴行徵催動輒以法絕之馭下最殘酷於是澄海軍校
陳進乘衆怨殺永規以叛分兵寇掠廣西嶺南騷動帝
謂侍臣曰向者司天占候常用兵朕固憂遠方守將非
其人以起邊釁今果然曹利用曉方略盡心于事錫命

為廣南安撫使討之

宋史

盧多遜

明清家昔有盧載范陽家誌一書叙其祖多遜行事之
詳為陸務觀假去因循不曾往索尚能彷彿記其二三
則云多遜素與李孟雍穆厚善多遜竄逐後萬里相望
聲迹眇絕時法禁嚴邸報不至海外一日忽赦書至後
有參知政事李多遜云此必孟雍若登政府吾必北轅
戒舍人俶裝已而果移容州團練副使未渡巨浸忽見

江南李主衣冠如平生問云相公何以至此多遜云屈
後主斥之云汝屈何如我屈由是感疾而殂

王明清

杜杞

杜杞字偉長以父鎬蔭歷官京西轉運按察使會廣西
區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反襲破環州擢刑部員外郎
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使諭蠻自新不聽
乃勒兵攻破砦洞焚毀積聚復環州希範走荔波洞杞
遣使誘之趕來降杞謂將佐曰賊以窮蹙降我威不足

制則恩不能懷所以數叛不如盡殺之誅七十餘人後
三日又得希範醢之以遺諸蠻御史劾杞殺降失信詔
戒諭之為兩浙轉運使明年徙河北拜天章閣待制環
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州杞博覽書傳通陰陽數術之
學自言吾年四十六死矣一日據廁見希範與趕在前
訴冤叱曰爾狂僭叛命法當誅尚敢訴邪未幾卒

宋史

慶厯間廣西戮區希範及其黨凡二日剖五十有六腹

宜州推官吳簡皆詳視之為圖以傳于世

趙與時
宿退錄

蔣偕

蔣偕字齊賢華州人幼貧有立志嘗刲股療父疾舉進士累遷北作坊使歷潭州鈐轄知冀州因事再降知坊州儂智高反除宮苑使韶州團練使為廣南東西路鈐轄賊方圍廣州偕馳傳十七日至城下戰士未集會儂智高徙軍沙頭安撫楊畋檄偕焚糧儲退保韶州坐此再降北作坊使忠州刺史命未至軍次賀州太平場賊夜入營襲殺之贈武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初偕入廣州

即數知州仲簡曰君留兵自守又馘平民幸賞可斬也
簡曰安有團練使欲斬侍從官偕曰斬諸戾劍在我手
何論侍從左右解之乃止卒以輕肆敗 宋史

宋克隆

儂智高復入邕州知州禮賓使宋克隆棄城克隆承賊
殘蹂之後不能營葺守備頗縱士卒下諸山寨殺逃民
詐為獲賊一級賞錢十千又詐給親兵帖以為嘗有功
及智高再至克隆無以禦賊遂遁去 李燾
長編

沈起劉彛

沈起字興宗明州人熙寧六年知桂州自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王韶以熙河進章惇熊本亦因此求奮是時議者言交趾可取朝廷命蕭注守桂經略之注本造謀至是復以為難起獨以平蠻自任乃以代注蘇緘知邕州以書抵起請止保甲罷水運通互市不聽劾緘沮議起坐邊議罷命劉彛代之交人疑懼率衆犯境連陷數州死者數十萬人事聞貶起團練使安置郢州徙越又

徙秀卒起嘗以兵法謁范仲淹注孫武書以自見卒用
此敗劉彞字執中福州人知桂州禁與交人互市交趾
陷欽廉邕連貶為民編隸涪州 宋史

趙挺之擠排山谷

山谷元祐與趙挺之俱在館閣先生以其魯人意常輕
之每庖吏來問食趙必曰來喫蒸餅一日聚飲行令先
生云欲五字從首至尾各一字復合成一字趙沉吟久
之曰未女委鬼魏先生應之曰來力勅正整協趙之音

合坐大笑趙又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先生曰想俱是蘿蔔與瓜薑耳趙銜之切骨其後擠排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

宋史

章子厚駢諠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駢諠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

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于潁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

于宜

鶴林玉露

王祖道

王祖道字若愚福州人第進士歷官中外累典方州最後知桂州蔡京開邊祖道乘時微富貴誘王江酋使納土夸大其辭言向慕者百三十峒六千家十餘萬口王江據諸峒要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以

武臣為守置溪峒司主之詔以為懷遠軍又言黎人願
為王民得地千五百里遂以安口隘為允州中古州地
為格州增提舉峒溪官三員又言地州文州蘭州那州
皆內附請于黎母山心立鎮州為下都督府賜軍額曰
靜海知州領海南安撫都監徙萬安軍于水口南丹州
莫公佞獨拒命發兵討擒之遂築懷遠軍為平州格州
為從州南丹為觀州并允地文蘭那五州置黔南路連
擺龍圖閣直學士召為兵部尚書未行徭黎渠帥不勝

忿峰起侵剽圍新萬安軍及觀州殺官吏初祖道徙城
時言黎人伐木助役及是詔問不能對京兆之猶除端
明殿學士知復州召為刑部尚書卒贈宣奉大夫祖道
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夸建城邑調兵鎮戍輦
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瘡癘戍者歲亡什五六
實無尺地一民益于縣官蔡京既自以為功至謂混中
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祖道用是超取顯美張
商英為相治其誕罔追貶昭信軍節度副使京再輔政

復還之然所創州縣不旋踵皆罷是後龐恭孫張莊趙
適程鄰皆以拓地受上賞大抵皆規模祖道云

宋史

沙世堅

乾道間有歸正官曰沙世堅素武勇坐賊配隸靜江府
鄭少融為廣西憲命之捕盜有功稍復其官慶元中為

德安守麤暴自如

岳珂
程史

張莊

張莊應天人第進士累遷龍圖閣直學士廣南西路轉

運副使王祖道建請立朱崖諸州縣徙萬安軍詔莊按
覆相度實與祖道相表裏授莊集賢殿修撰代知桂州
奏安化諸州納土幅員九千里尋又奏寬樂諸州納土
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進莊兼黔南路經略安撫
使知靖州莊遣黃忱築安化城忱蠻將也知蠻情偽力
言不可莊怒別遣胡超儂昌等往築果為蠻所掄超等
沒者幾千人中書舍人宇文粹中言祖道及莊擅興師
旅啓釁邀功妄言諸蠻效順納款得地當時柄臣攬為

綏撫四夸之功奏賀行賞張皇其事自昔欺君無大於
此朝廷既追貶祖道莊責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再
貶連州移和州起知荆南府徙江寧復進徽猷閣直學
士歷知渭亳襄州鎮江東平府宣和末坐繕治東平城
摧圯降兩官予祠卒贈宣奉大夫

宋史

大觀二年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一鎮諸蠻納土
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戶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
餘里又奏寬樂州安沙州譜州四州七原等州納土計

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
率百官表賀詔莊兼黔南經略安撫使

資治通鑑

丁大全

宋景定三年丁大全既安置貴州與州將游翁明失色
盃酒間游懇大全陰招游手私立將校造弓矢舟楫將
通蠻為變廣西經略朱禔孫聞於朝十一月壬辰詔改
竄新州土牢拘管日具存亡賈似道諷禔孫殺之孫遣
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遷擠大全水而死

資治通鑑

卷十
安南國王

安南國王陳日照者本福州長樂邑人姓名為謝升卿
少有大志不屑為舉子業間為歌詩有云池魚便作鯢
鵬化燕雀安知鴻鵠心類多不羈語好與博徒豪俠遊
屢竊其家所有以資妄用遂失愛于父其叔乃獨異之
每加回護會其家有姻集羅列器皿頗盛至夜悉席卷
而去往依族人之仕于湘者至半途呼渡舟子所須未
滿毆之中其要害舟遽離岸謝立津頭以俟聞人言舟

子已殂因變姓名逃去至衡為人所捕適主者亦閩人
遂陰縱之至永州久之無聊授生徒自給永守林岳亦
同里頗善遇之居無何有邕州永平寨巡檢過永一見
奇之遂挾以南寨居邕宜間與交趾鄰近境有棄地數
百里每博易則其國貴人皆出為市國相乃王之壻有
女亦從而來見謝美少年悅之因請以歸會試舉人謝
居首選因納為壻其王無子以國事授相相又昏老遂
以屬壻以此得國焉自後屢遣人至閩訪其家或以為

事不可料不宜與之通竟以歲久難以訪問反命焉其事得之陳合惟善僉樞云

周密齊東野語

莫國麟

元至元間南丹酋莫國麟獻圖納土就命為慶遠南丹等處軍民安撫使改郡為安撫司初宋南渡後于茲地置帥益兵慎擇守令拊循斯民而教之文風之盛駸駸乎與中州齒迨國麟入司治理驅斯文胥淪于夸宋時聲明文物為之蕩然云

慶遠府志

陳瑛

陳瑛河間獻縣人建文初為北平按察使受王府金錢
通密謀為僉事湯宗所告逮瑛謫廣西文皇即位召為
都御史窮治建文諸臣多坐夸滅受禍慘毒皆瑛羅織
永樂九年下獄誅夸其家

表忠記

黃珘請易儲

黃氏之先世為思明土官正統中黃珘以世嫡為思明
知府珘庶兄珘亦以捍禦功累遷廣西都指揮使守潯

州者八年景泰二年珣老子鈞襲知府珣欲奪之與其子灝陽謀矯軍門令徵兵思明令灝陽聚所部民兵五千去府城三十里結寨夜馳報府城滅珣家支解珣父子納甕中置後圃即引衆還寨明日城中報至灝陽佯不知驚哭仆地揮淚遣人告珣急捕賊復讐珣乃使灝陽以其事聞于官若欲為珣伸理者方珣子殺珣時珣有僕福童藏屏處見珣子并識其左右人福童得脫走憲司訴其狀巡撫李棠總兵武毅聞於朝付獄坐珣罪

當死學海

景泰辛未八月思明府土官知府黃瑯被弑庶兄都指揮使瑛陰主之也巡撫廣西李侍郎棠副總兵武都督毅發瑛情罪寘獄當死巡撫廣東揭侍郎稽乃奏言瑛守潯州軍民畏服賊不犯境近聞為事以致賊徒流劫德慶曲加寬宥仍前哨守則廣西寧而廣東無流劫之害矣識者笑之時上皇長子在東宮瑛謀之侍郎江淵潛遣人赴京賂用事者乃奏請易儲景帝大悅謂萬里

外乃有此忠臣命禮部會多官議內閣陳循等將覆奏署名少傅王文端公直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直不得已亦署給事中李侃對衆灑泣都給事中林聰出語人曰吾慟不署名其實不然也奏上憲宗出就沂邸而立見濟為太子生母杭氏為后而汪后廢於是陞賞太濫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謠直得所賜元寶扣案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邪吾儕愧死矣累疏求退然侃遷詹事府丞聰右春坊司直郎皆不辭也

珖以大赦原免復職于少保以廣西賊起請賞珖以作
其氣上從之已而陞都督充參將毅以事降黜棠因此
致仕其後見濟陽御史鍾同郎中章綸疏請復儲皆下
獄刑科給事中徐正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宜置沂
王于所封沂州昇上皇與俱以絕人望景皇怒出正為
雲南衛經歷正復眷所淫者未行乃謫戍鐵嶺衛及上
皇復辟時珖已死發棺鞭屍以示鑒戒逮正至正驚破
膽便溺皆青遂磔于市初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何文

淵因言官劾其貪縱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父有天
下傳之子天佑下民作之君已所屬對也得釋罪致仕
至是懼禍自經死時揭稽已降知府致仕家居文淵弟
子闕與其子主事喬新等爭訟兩奏文淵之死實諸子

逼以脫禍喬新亦令人告稽巡撫廣東時代黃珌為易
儲之疏俱命官校逮至京鞫之迹涉已往俱獲釋焉黃瑜

雙槐
歲抄

按黃珌一醜孽爾初心不過避死何知朝廷大計孰教

之造此謀者可勝誅哉荒徼犬豕之儔上窺宮庭而肆
其所欲廟堂之上唯唯聽之恬然而不知恥尚可謂廷
有人邪向令東朝不易見濟非久即世景帝大漸之後
東朝請于皇太后奉迎上皇復辟詞正勢順劃然天地
開闢君臣如故何至前開易位之謀後啓奪門之釁邀
功弄國播戮忠良蠱尾之毒惜于鮮規之獸嘻可以觀
其世矣

西事
珥

汪直

汪直者藤峽獠獠也峽賊平後以幼男入禁中累擢至
司設監太監年少便黠得侍左右成化十三年妖人李
子龍伏誅憲廟銳意欲知外事乃命直選錦衣官校善
刺事者百餘人置廠靈濟宮前號西廠以別東廠命直
管廠事凡大政小事方言俚語悉採以聞錦衣百戶韋
瑛為直牙爪舉朝側目都御史王越首媚事之而諸大
臣多因越附結者大學士商輅及兵部尚書項忠偕九
卿疏直及韋瑛過惡上怒為之罷廠取直回監而瑛謫

戊宣府已直泣訴于上曰此非外臣意黃陳二監為之也上信之調二人者司香南京御史戴縉久不擢疏言直所行皆公不宜革罷于是直奉旨仍舊陞刺事縉得驟進用直出陞首發忠過廷鞫之忠坐贓罷商輅亦致仕去直權勢益熾大臣附直者乘勢嗾科道詆排異已許各自陳九卿劾退者百餘人十五年勅直巡邊直至遼鎮守副都御史陳鉞戎服遠迓躬自除道飾厨供帳華麗見直叩頭伏地直甚喜巡撫都御史馬文升與直

抗直銜之還誣奏文升妄啓邊釁逮赴詔獄詔戍直用
事久勢傾中外阿附者立蒙顯榮忤之者即遭禍譴天
下重足而立時士紳趨走其門者無所不至御史王億
至疏直行業可為萬世法蓋士風潦倒極矣有中官阿
丑者善諧每于上前作院本頗有東方朔譎諫風一日
阿丑作醉人酗酒狀一人佯曰某官至酗罵如故又曰
駕至酗如故又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乃帖然人曰駕
至胡不懼曰我知有汪太監耳自是直寵漸衰阿丑復

作直持雙斧趨蹌而行人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
鉞問其名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焉至是御史徐鏞等
極論其奸惡乞明正典刑籍沒家產以為奸臣結黨欺
罔之戒上納其言命法司會擬覆奏遂逐直南京王越
陳鉞俱削籍并其黨罷斥殆盡韋瑛亦坐緝妖言事發
斬于都市中外快之

潯州府志

汪直藤峽猺藤峽平後以俘入初正統間嘗令南方征
勸諸峒幼童十歲以下者勿殺割去其勢不死則養之

以備淨身之役此真所謂刑餘也

嶠南
瑣記

朱志榮

朱志榮字仁叔湖廣夷陵州人性鷙悍遇人無禮正德戊辰進士拜監察御史按廣西以刻削為事入其網無或脫者每揚言薦舉方面預索謝銀稍緩即陰中以禍省城察院旁有方三兒色甚妖麗志榮覘之夜闔門阜誘致臥內自知穢聞于外不能居乃往巡右江每謂兵備副使陳陽曰公可作成我陽解其意乃大索土官莫

楊等金銀楊等具數請裁上下諸司聞風皆具謝禮銀
編號送之如潘則曰米字號林則曰木字號都指揮彭
鐸為之會計公然以為當得于是淫刑曰逞全州判官
莊昌期偶以事至志榮嫌其舉止近傲遂重撻之而死
分守柳慶右參將張祐盤出贓銀萬計疏聞于上逮赴
詔獄復命刑部郎中顧政錦衣衛千戶馬璘按問其事
既覈實彭鐸乃自縊死於是志榮發貴州充軍天下快
之

通志

金鏜陷彭鐸

彭舉孫鐸身長七尺魁梧如神始任管編操舍人適女苗以萬餘賊攻城初至銳甚闔城皆懼鐸請出破陣知府姜綰不可鐸因請舍人願從者三十人遂開門出繞賊後還擊之連射斃數人賊衆披靡鐸突入陣中出而復入者數四城中人見之勇氣自倍遂出擊賊賊大敗斬首千餘級姜綰自以為功後征思恩岑濬歸同行者二十人經賊巢賊聚千人追之隱石間射中鐸兜鍪鐸

下馬自蔽伺賊首出射鐸鐸亦射之應弦而斃羣賊乃退去由是威名振夷落遷都指揮掌都司印同時柳州金鏜為副總兵忌其威名軋已思所以陷之會巡按御史朱志榮將出巡欲金鏜與俱俾索賄於兩江土官鏜私於志榮曰故事無總兵陪行者且彭鐸素與土官交與之偕行必得所欲志榮以告鐸鐸辭不能志榮怒視之曰君果不欲行乎鐸懼聽命然心知為鏜所賣無由以免遂行至賓州右江參將有怨於志榮發其事賊賄

如數籍入鐸無分毫私焉然亦由是并劾鐸鐸歸語人
曰吾得罪金鎧實為之要當與之同下水不輕置也鎧
聞之懼以百金賂鐸所親致仕指揮覃南毒殺之鐸武
人不能固節為人所使不能無罪然原其心實有不得
已者今廣西通志著鐸為貪吏又謂其懼罪自盡蓋但
據其迹莫悉其中細微曲折事且為志榮地嫁惡于鐸

也月山
叢談

鄭潤朱麟

嘉靖六年吏部侍郎方獻夫言思恩田州比歲稱亂皆由統御非人制服無術所致乞專以屬之王守仁而罷鎮守太監鄭潤總兵朱麟上以言關係地方大計即令鄭潤回京命兵部舉代麟者以聞

典彙

貪詐難使

岑伯高者文成親信指揮王佐之幕客舞智多詐窺文成未有殺蘇意私索蘇萬金蘇遂懷恚自沮文成有小侍兒知之夜以告文成文成旁皇不寐晨亟使人語蘇

毋為人所惑久始受撫已又納龍州趙楷之賂為言楷當立文成信之以印授楷楷遂為亂後數年翁仁夫萬達始以計誘致楷杖殺之伯高索賄之迹已著幾敗乃公事楷事又復信之其故謂何使貪使詐即機略若文成猶難之談豈容易哉

西事
珥

俞緇

俞緇字子宜番陽人先以舉人授浙教職索弟子員節儀甚于徵額稅既而登進士第歷任廣西僉事嘗曰我

執法之官豈容寬假事無巨細一置之重法分巡桂林
會刷卷令臨桂縣送刷格及將刷格送進責之明日送
又責之縣令覺悟乃用白金鎔作墨狀黑塗之乘其暇
委之案上緇見遂笑曰如此方是刷格銓部廉之以貪
酷罷

通志

趙尹祠

永淳賢尹祠以祀知縣趙廷柏廷柏為令剝民以奉當
道厚禮以結諸士陰使市胥保之適逢其卒當道遂許

建祠民方怨不已曰祠成必壞其主當事者詭請祀于縣內民無如之何歷數年有鄉同年為當道者以祀于縣內為非禮乃移祠于縣西歲久民亦不念其舊迄今

遂真偽莫辨

南寧府志

曾士彥

嘉靖某年桐鄉令曾士彥廣西人聰敏過人長于剖判惜不能自愛累贓四五萬金賴僉憲王公訪覈撫臺趙公拏問發回原籍定戍衙門倚官諸役大加懲創一時

稱快焉去後不三十年吾里侍御錢公夢得巡按其地
詢土人曾已物故無地卓錫矣不知四五萬金安頓何
處先是曾聽訊於郡守雪中有被害人毒之深呼曾曰
兒子汝亦有今日乎將雪一團從頸滲其衣內為民父
母受辱至此孟子所謂今而後得反之也貽玷衣冠極
矣

李樂見
聞雜記

桐邑幕

余入桐邑偶邑幕到任有一二甲科仕宦以金花二幣

賀之侍御錢君巡廣西而邑幕廣西人也幕具帖治席
敢於邀侍御君此二事恐是宇宙間怪事

見聞
雜記

粵西叢載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粵西叢載卷十一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何侯

何侯者堯時隱蒼梧山慕長生三百餘口耕耘舜南狩止何侯家天帝五老來謂舜曰昇舉有期翌日五帝下迎舜白日昇天至夏禹時五帝以藥一器與何侯使投酒中一家三百餘口飲不竭以餘酒灑屋宇拔宅上昇

為太極仙人今疑山有何侯廟在舜廟側

薛大訓列仙通紀

桂父

桂父者象林人也時黑而時白時黃而時赤南海人見而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龜腦和之千丸用十斤桂累

世見之今荊州之南尚有桂丸焉

列仙通紀

張道陵

張道陵字輔漢生於吳之天目山時漢光武十年也善以符治病隱富川之白霞修煉至桓帝永壽元年又往

雲臺峰白日飛昇人即其地祠之曰丹霞觀丹竈藥臼
至今存焉范純仁謫賀縣東坡與書云丹霞觀張道陵
遺跡果有良藥異事乎據此益信

通志

婆媪陀媪

婆媪漢時人幼寡煉丹都嶠山採薇以充食日久坐化
於巖至今骨皮尚存因名婆媪嵒陀媪唐時人好施齋
久亦坐化於嵒二巖因而得名

容縣志

董奉

董奉字君異侯官人得仙蒼梧士變常病死已三日奉以藥一丸用水調含服之搖其頭少頃目即開手足漸能動半日起坐四日遂言語如常

神仙傳

蘇耽

蘇耽桂陽人也母李氏因江中浣帛觸沉木而感孕焉耽生有雙鶴飛于庭白光貫戶少以至孝稱一日告母道果已圓昇舉有日因謂鄉人曰更後二年柳人大疫乃植橘鑿井曰受病但食一橘葉飲泉水一盞自愈語

已有五色雲下庭中眈乃昇雲後二年柳人果大疫乃
取橘泉治病即時皆愈所存活者千百人郡將與僚佐
郡人悉拜祭橘泉之下常若市焉

列仙
通紀

董京

晉董京字威輦元帝咸元間避世居橫州登高嶺秋夜
泛舟于江見一仙乘槎而來枝榦扶疎黑光照人京謁
之賜以血食宋紹定間郡守張垓因構仙槎亭于上初
京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咏嘗宿白

社中孫楚時為著作數就社中與語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于其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芒芒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事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感麟麟乎麟乎胡不遁世以存真

通志

葛洪

晉葛洪字稚川一統志云洪為勾漏令嘗于寶圭洞修

煉成仙及考廣州志云洪乃晉句容人顯宗咸和間為散騎常侍聞交趾產丹砂求為勾漏令帝以天下多事見洪品姿高爽欲留之洪曰非欲求榮以有丹砂耳帝從之洪以子姪俱行至廣州州刺史鄧嶽留之不聽去止於羅浮山煉丹自號抱朴子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尅期便發嶽得疏急往與之別及至洪已兀然而逝不及與語矣視其貌若生昇屍入棺若舉空衣然世以為屍解得仙觀此則洪成仙于羅浮矣而又謂修煉

于寶圭者意洪初為丹砂而求令勾漏為嶽所止而之
羅浮及其既仙之後而復至勾漏乎蘇子瞻與王定國
書云葛稚川求為勾漏令而竟化於廉州是又不可曉

者

鬱林
州志

洪聞交趾出丹砂遂遊于邕訪羅山寺寺後有潭景甚
清幽遂居焉置丹爐晝夜修煉時有飛來樹四月八日
開花花盛兆豐年嵩山禪師謂為粉曇花山常有紅霞
夕照後洪丹成復游勾漏歷羅而去遺山石上有仙人

迹明嘉靖八年副總兵張祐建亭其上名仙迹亭

南寧府志

羅秀

羅秀不知何許人好談玄嘗曰天下有長生不死之藥何不修之時聞葛洪寓羅山即棄家往結廬傾心學焉久之慨丹不成遂往宣化青山崗巖中獨煉數年一日危坐尸解而去後人名其巖曰丹嵒以爐火紅也又名佛骨巖遂塑佛像於中人疑以為幻後秀復回人見識其貌與一仙人向背立于似龜石上即稱為羅大仙乃

相顧笑語而去遺四足迹于石後僉事鄔閱為刻其石

曰駐仙石

南寧府志

莫王

隋莫王名不傳本姓杜立山郡峰寨人生開皇中一歲父卒從母適荔浦石門村莫氏從其姓自幼蔬食遇異人授艸舉之術唐貞觀八年正月十六日尸解去里人常見王素衣白馬披髮伏劒行村落中因肖像祀焉後唐時邑有周生者謁選京師奉所繪王像偕行時兵亂

唐主在軍中見一人素衣白馬披髮仗劍前遂克捷唐主異之適獲周生以所繪像進披閱如所見因封王爵

志通

蕭靈護

蕭靈護字天佑廬陵人也十五好道壯遇至人傳金液丹胎息周訪名山貞觀五年泝瀟湘後居招仙觀侯王禮敬請為法主五年創尋真閣六年壬辰於桂州鑄銅鐘一口重五百斤歸觀凡五更不敢叩擊蓋驚地神故

也後選其幽勝煉神丹山北凡經三壇方始煉就後服之於高宗弘道二年尸解宋太宗端拱末一日五更初觀中忽聞鐘聲衆皆驚訝起而視之鐘破裂不旬日有一道人以掌心銘銅汁就其裂處摸之其紅皴自暗衆視之而憚道人入溪洗手忽失所在其鐘至今有摸之迹此為靈異

列仙通紀

何尊師

何尊師不知何許人唐高宗龍朔中居衡岳不顯名氏

其顏若四十歲人行步如風嘗往來蒼梧五嶺間來無所慕去無所歎至百數餘年人嘗見之狀貌不改或問氏族但云何何或詰其鄉里及修證亦云何何時人因號曰何尊師衣敝履穿其心浩如也

列仙通紀

尹氏女

尹氏女全州人幼不事鉛飾居小洞煉丹葆真大厯二年上昇好事者於所居紫潭上建尹氏觀至今爐竈存焉

通志

軒轅彌明

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者不知何許人在衡湘間九十餘年善捕鬼物囚繫蛟螭虎豹人莫知其壽嘗過八桂堯

廟有題墨在焉後人已刻諸石云

列仙通紀

王妙想

王妙想蒼梧女道士也辟穀服氣住黃庭觀邊之水傍朝謁精誠想念丹府由是感通每至月旦常有光景雲物之異重嶂幽壑人所罕到妙想未嘗言之於人如是

歲餘朔旦忽有音樂遙在半空虛徐不下稍久散去又
歲餘忽有靈香郁烈祥雲滿庭天樂之音震動林壑光
燭壇殿如十日之明空中作金碧之色烜爛亂眼不可
相視須臾千乘萬騎懸空而下皆乘麒麟鳳凰龍鶴天
馬人物儀衛數千人皆長丈餘持戈戟兵杖旌幡幢蓋
良久乃鶴蓋鳳車導九龍之輦下降壇前有一人羽衣
寶冠佩劔曳履昇殿而坐身有五色光赫然羣仙擁從
亦數百人妙想即往視謁大仙謂妙想曰吾乃帝舜耳

昔勞厭萬國養道此山每欲誘教後進使世人知道無不可教授者於是命侍臣以道德二經及駐景靈丸授之而去如是一年或三五降于黃庭觀十年後妙想白

日升天

集仙錄

陸禹臣

陸禹臣字服休河東人避黃巢之亂入南嶽遇道士軒轅彌明授以仙術且謂曰子得道當在山窮水絕處乃跋涉隱宜之北山嘗寓吳生家生每往謁輒與語塵外

理贈生以詩曰世俗風波險人情巧智長要知安分處
修性本真常又贈云露下瑤簪濕雲生石室寒星壇鸞
鶴舞丹竈虎龍蟠塵世人情窄壺中境界寬憑君高著
眼物外試回觀因與登覽歷遍大小幽穴凡二十所遂
居大品修煉不復出嘗手植異桃靈藥至今不凋山上
有井水色紺碧異常禹臣在時嘗聞仙樂一日仙昇吳
生拜泣求度禹臣曰汝仙籍無名吾使汝為神血食此
土可也後吳生果為神宋時嘗有人遇之問其童子曰

此紫府仙伯陸仙翁也

慶遠府志

緱仙姑

緱仙姑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徙居湘南唐相國文昭公畋自承旨學士左遷梧州牧師事於姑姑謂文昭公曰此後四海多難人間不可久居吾將卜隱九疑矣一旦遂去

列仙通紀

女道姑

女道姑唐時人在永寧雙瑞崑修煉崑有石釜每日出

米三升適有老僧至以米不敷鑿其釜得米三斗六升
米畢不復出道姑餓死忽有一棺漂至侍女扛入棺內
覆以石幢民疑有異物欲開之倏然雷雨大作遂止今
棺半覆于石石床石釜猶存

通志

日華君月華君

唐乾寧中臨賀令鄭冠卿赴調止桂林一日步栖霞洞
遇二道士揖俱入坐石上相與對飲奏樂飲已將辭去
各贈以詩詩成道士曰方今四海鬪爭諸雄角立重歛

贍兵蓋亦天數王喬許遜之徒皆臨官即升道果汝其
勉之出見二樵問洞中酒樂何如汝識之乎乃日華月
華君也行數步已失所在冠卿遂絕名利退依馮乘壽
至一百四歲

西事
珥

盧道者

盧道者精於卜後唐同光二年有郡倖因內孕歲餘不
產求盧道者卜之書一醋字遂不踰月二十一日酉時
娩倖以為神建塔居之後于宋乾德間坐化遺詩云三

十年前賣卜化得一間茅屋末云撒手永超三界一去
定無反覆寺塔在義寧縣明崇禎元年重修

通志

甘陸

甘陸象州人有志略時柳州為南漢所據詔陸出征每
以陰兵得捷拜護國將軍及歸里禍福先知如神州人
立廟祀之

通志

甘佃

五代甘佃象州人家素富四方告匱者隨探囊中金乞

之滿所欲而去性特靈異人有決禍福者無不奇中一日聚鄰里告曰吾已厭世矣因教衆以修身事親大節言訖瞑目而逝鄉人肖形祠之號曰甘大將

通志

譚氏二女仙

譚氏二女昭州人大寶初于誕山下修黃老術不知所之一日同里以不雨為憂二女至謂里翁曰汝能餉我即可得雨翁第餉之未信也二女甫去果大雨如注翁追覓不復見山下呼則上應山上呼則下應循至一巨

石四周無草木二女之衣帶在焉是後恒見二女于石

上櫛髮因立廟祀之

名勝志 通志云陶克忠妹適譚生二女皆仙去克忠稱監殿仙師

何鄰

何鄰不知何許人五代時壽百餘歲有道術隱思恩之

鄰山不知所適

通志

莫公

莫公失其名後周時人也別號爽朗道人家居昭州之富川縣七歲辭母入石嵒中跏趺靜坐卒莫窺其所為

年二十自謂能空明寂滅居人相率伺崑外一夕俄不見皆以為舛舉去云

平樂府志

袁歸真

張讓家于桂州客游湘鄂間因得心疾初則迷忘在途忘行在室忘坐惑於昏曉迷其東西累月之後復多狂怒詬責鬼神凌突于人至於裸露馳騁不知避忌履水火冒鋒刃不為憂患時亦燒灼害之傷割及之道士袁歸真新刻黃神越章印醮祭方畢試為焚香依法以印

印之印心及背讓正狂走執而印焉昏然而睡歸真知
印之效也復染丹炷香再印其心倏然疾愈有物如鶻
從其口中飛去數丈之外墜于地上衆往視之乃大蝙蝠
耳背上印字宛然讓乃平復如舊歸真持此印所在
救疾大獲靈驗

張君房雲
笈七籤

獨傲仙女

獨傲仙女象州六村人宋乾德間傲氏與嫂獨孤氏赴
天蓋山採葛飲泉見雙鯉戲水取之墮泉中獨孤氏救

之亦墮經月餘乃于空中呼父母曰吾仙女也有過謫
人間數滿當還象人因名其山曰獨傲山

通志

七仙女

七仙女不知何代人隱于興隆土司七首山學道後皆

仙去

通志

于道士

于道士象州人宋乾德年隱西山嵒修道白日飛昇

通志

石仲元

石仲元桂人號桂華子七星山道士也負能詩名世傳其警句如石壓木斜出岸懸花倒生之類甚多學詩者不遠千里而來有南嶽處士廖融者亦至時楊徽之守湘源融因誦仲元數篇徽之大稱賞目為玉方響然仲元于詩自謂妙寃精微雖權貴求索未嘗輕予或咎其太執仲元曰詘道而信人吾不為也復請去集中巧麗者則曰詩者假象而達意也象非綺靡可見言非迂疎可傳象麗而意達不亦至乎天禧中將歿召門人潘著

謂昨夢得句云地連錦野東西去水接朱川次第來此
吾有生之患榮謝當然未喪之文子其嗣之盡出平生
所作詩三百餘篇授之使傳焉決旬而歿有桂華集行
于世先是于羣玉與仲元為詩酒交至京以其詩示左
正言夏侯嘉正嘉正驚異為之序略曰詩人之旨屈而
不伸久矣今石君復以茲道振于楚國石君負不羈之
才松筠讓其節冰玉湛其懷每一聯一句未嘗不以正
得失厚人倫美教化敦風俗為體也惜其詩今不傳

通志

鼇山道人

鼇山道人宋明道中嘗臥州學諸生見而叱之答曰莫
欺閒客也會作詩諸生授紙筆令吟之曰家在鼇頭最
上山偶然蹤跡到塵寰不妨名利場中卧忙者自忙閒
者閒出門不知所之

西事
珥

武志士

武志士者來賓人修煉于來賓之空山每出赴齋供即
架青布幕為橋可達六七里外人見而奇之皇祐初白

日上昇因名其山曰武禪山

名勝志

居思娥

思嵒山在貴縣南七十里山中有居思娥者人入山恒見之不知名姓世代問之則曰此山中也人號之曰思嵒異人山多奇花異果味與常別取懷之輒迷不得

出

西事
珥

安昌期

安昌期昭州恭城人少舉進士皇祐中朝廷以儂寇之

難推恩二廣進士曾預禮部試者皆特試昌期因此得
官初為橫州永定縣尉以事去遂不復仕曾遇海豐令
胡濬飲結紙為數紐覆之以器因叱之其器遂動徐啓
其覆即俱化為鼠飼以食咀嚼如真鼠焉既又叱之還
覆以器而紙結如舊嘗上山採藥還取藥食之吐示于
人其津膠葉如膏治平乙巳携一童往峽山廣慶寺謂
寺僧曰久聞此山有和光洞故來一遊遂與俱往凡數
日不返僧意其為虎豹所食率僕夫入求之莫知所在

惟石室間有詩云蕙帳將辭去猿猱不忍啼琴書自為
樂朋友孰相携丹竈非無藥青雲別有梯峽山余暫隱
人莫擬夷齊後題橫州永定縣尉安昌期筆然後知其
得道也

南寧府志

馬知章

馬知章藤縣鍾津人也為道士獨持道德南華兩經曰
真宗在此同邑僧契嵩重之嘗銘其所贈硯釋子秀出
至目知章為道交

通志

雷隱翁

雷隱翁名本宋時馮翊人先世客湖外因家于全州少
磊落不羣既長業進士再試不第即棄去默坐終日或
誚其癡笑曰終不以吾癡易汝黠後遠游不知所之宋
元祐中有命使游羅浮見本嘯傲松下自道姓名曰雷
隱翁乃知其仙也

全州志

棲霞洞道士

嘉祐中桂有一人入棲霞洞燭滅不得出明日乃與游

人俱還自言常見數道士相謂曰知至道者天不殺服元氣者地不滅因誦此故生衆方驚異忽輕舉莫知所

在

通志

羅仙

羅仙宜山人嘗牧牛于會仙山下一日偶遇老翁以水一勺飲之遂覺身輕舉步如飛後遂仙去

慶遠府志

劉仲遠

劉景字仲遠桂州人初為屠後為商常販私鹽遇方士

與劇飲授以片鉛能制銅鐵為金詰朝失方士所在景
自此遊方之外常至京師館賈相昌朝家二十年冬夏
一裘終日不食飲酒大笑旁若無人所談老莊周易皆
臻玄妙皇祐中還家容色如少年而妻已皓首人皆異
之乃栖南溪山石室中妻孥往省至則有毒蛇猛獸不
得進嘉祐時運使李師中訪景贈之以詩儼諸猶龍焉
元豐八年九月忽召其子謂曰死便火我其夜無疾而
卒年一百十八歲舉火燃棺棺忽自啓中惟布袍絛履

存焉後百餘日廉州合浦還珠驛有得其所致家書者

乃知景羽化矣里人名所居曰劉仙峒

桂林府志

品有天台張平叔真人歌贈桂林白龍洞劉道人石刻
其詞云鬼走烏飛兩懼忙始聞花發又秋霜徒誇錢壽
千來歲也似雲中一電光一電光何太疾百年三萬六
千日其間寒暑互煎熬不覺容顏暗中失縱有兒孫滿
目前却成恩愛轉牽纏及至精絕身枯朽誰解教君暫
駐延暫駐延既無計不免將身隨水逝君看古往聖賢

人幾箇解留身住世身住世也有方祇為世人誤度量
競向山中求艸藥伏鉛制汞點丹陽點丹陽事迥別須
向坎中求赤血取歸離位制陰精配合調和有時節時
節正用媒人金公姁女結姻親金公偏好騎白虎姁女
常駕赤龍升虎來靜坐秋江裏龍向碧潭奮身起兩獸
相逢戰一場波浪翻騰如鼎沸黃婆丁翁助威靈撼動
乾坤走神鬼須臾戰罷雲氣收種箇明珠在泥底從此
根芽漸長成隨時澆灌抱真精十月脫胎吞入腹忽覺

凡軀已有靈此箇事世間稀不是等閒人合知夙世若
無仙骨分容易教君得遇之得遇之宜速煉都緣光景
急如箭要取魚時湏結罾莫祇臨川空嘆羨聞君知藥
已多年何不收心煉汞鉛莫教燭被風吹滅六道輪迴
難怨天近來世上人多詐盡著布裘稱道者問他金木
是何般禁口不言如害啞却云服氣與休糧別有門庭
道理長君不見陰君破迷歌裏說太一含真法最強莫
怪言辭太狂劣祇為世人無鑒別惟君心與我心同方

敢傾懷共君說景於嘉祐末得是歌解化于此嵒紹興
十八年歲除日汝陽邢魯打化鐫于石壁雙井黃拱辰
題額郡人張仲宇書黃伯善摹勒龍淵刻字

唐少卿遇仙

唐著作子正桂林人幼慕至道嘗寓玄山觀讀書其中
一日有雲遊道人不通名氏相過清談數日并傳方書
款曲乃去治平初唐赴京調舉至全州中途一僕夫偶
病不能行忽復遇是道人來詢問其故遽代病僕荷重

擔前邁勁若健羽雖鞭馬疾追常先百步外同輩恐其
遁去遂遣之道人既別即日自全州二千七百餘里已
到唐州湖陽驛留書與驛吏曰候桂林唐秀才至即付
之後月餘方抵驛驛吏出示書面題云呈桂州唐秀才
歸真子謹封唐啓封唯一詩曰玄山相見又之全不過
先生道未緣大抵有心求富貴到頭無分學神仙篋中
靈藥宜頻施鼎內丹砂莫妄傳待得角龍為燕會好來
黃壁臥林泉唐大驚駭詰其狀貌即全州所荷擔道人

也留書之日即全州所遣日也始悟為神仙熙寧間倖
邕管歲在丙辰交賊陷城力戰遇害于州治中橫壁亭
詩所謂角龍黃壁也

歐陽
闢記

邵道士

耳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疏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
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年九
月二十一日書贈都嶠邵道士

蘇軾
志林

桂林韓生

桂林有韓生嗜酒自云有道術人初不大聽重之也一日欲自桂過明同行者二人俱止桂林郊外僧寺而韓生亦來夜不睡自抱一籃持匏杓出就庭下衆共往視之則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入籃狀爭戲之曰子何為乎韓生曰今夕月色難得我懼他夕風雨儻夜黑留此待緩急爾衆笑焉明日取視之則空籃敝杓如故衆益哂其妄及舟行至邵平共坐江亭上各命僕辦治餼膳多市酒期醉適會天大風俄日暮風益亟燈燭不得

張坐上墨黑不辨眉目矣衆大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
黝韓生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寧可用乎韓生為撫掌
而對曰我幾忘之微子不克發我意即狼狽走從舟中
取籃杓而一揮則白光燎焉見于梁棟間如是連數十
揮一坐遂盡如秋大晴夜月色瀲灩秋毫皆覩衆乃大
呼痛飲達四鼓韓生者又酌取而收之籃夜乃黑如故
始知韓生果異人也

蔡條鐵園
山叢談

吳優遇異人

宣和間州吏吳優字世遠宜山人初業儒後為州吏遇
異人授一拄杖欲有所往携之頃刻即至優家居疊石
村相去郡治三十餘里每日暮歸家昧爽復在郡人皆
異之一日郡守因事杖之優拂袖謝去逾夕而終葬之
日昇櫬至桃源山下扛索忽斷舉之不動俄頃蟻蟻銜
土蓋棺成一巨塚且露一角百餘年尚完好鄉人因立
廟祀之疾病水旱祈禱即應慶元三年州人上其事賜
額曰顯應後時著靈迹紹定五年又上其事加嘉惠吳

靈正侯北岸南關歐橋三處皆有行祠

通志

李仙

李仙宋融州人名賤子傭於柳城縣龍氏家為耕牧性喜眠龍氏常責之賤子乃結草為人驅使耕耘龍氏驚遣之歸賤子凡驅逐邪魅不假符咒嘉泰中化去

一統志

杜應然

杜應然宋武林人隨父宦游流寓廣西專心慕道寄迹黃冠中遍遊天下名山嘉定間始來融州歷數十年甚

有功於品觀為羽流中之卓然者壽八十餘卒

一統志

賀州道人

顏博文字持約建炎中謫官賀州持約好延方士有客
敝衣大冠數過顏輒出酒飲之他日邀顏出城外十里
許入深山同坐石上謂顏曰偶獲名酒同公一醉袖出
瓢取兩杯共酌各飲十四五杯其瓢纔受升餘而終日
不竭始異之起再拜道人曰子可教然方居遷謫當有
以給朝夕即取書一編授顏圭峯長老宗密所注周易

參同契也中有化汞為銀法試之果然後居廣州每詣海山樓買魚蝦放之朱丞相章彥時為監司幹官謂顏曰公未脫散地俸入不多何以繼此曰吾得一蝦汞法今數為之道流過我者館之或經年須其自去以其餘為放生之具此外不敢妄用丞相求觀顏令齋戒逮旦而往索水銀十兩置釜中取紅粉末刀圭糝其上以炭燃之少焉汞汁躍出高數寸乃復下如是再三于四面施炭鼓鞴扇之俄青焰上騰曰可矣鉗出擲下地稱之

金瓶梅詞話卷十一
得銀十兩無少耗焉

西事
珥

車四道人

蔡元長初登第為錢塘尉巡捕至湯村薄暮休舍有道
人狀貌甚偉求見蔡蔡平日喜接方士亟延與語飲之
酒而去明日宿他所復見之又明日泊近村道人復至
飲酒盡數斗懇曰夜不能歸願此一宿可乎蔡始猶不
可其請至再不得已許之且同榻命蔡居外已處其內
戒曰中夜有相尋覓者可勿言蔡意其奸盜亡命將有

捕者身為尉固匿之不便也然無可奈何展轉至三更
目不交睫聞舍外人聲俄頃漸衆遂排戶入曰車四原
在此何由可耐欲就床擒之或曰恐并損床外人帝必
怒吾屬且獲罪蔡大恐起坐呼從吏無一應者道人安
寢自如撼之不動外人云又被渠躲了六十年可怪可
怪咨嗟良久聞室內如揭竹紙數萬番之聲雞鳴方寂
呼從者始應問所見皆不知道人起謝曰某乃車四也
賴公脫此大厄又可活一甲子矣已度世三次自此無

患也公當貴極人爵吾是以得免如其不然與公皆死
矣念無以為報吾有藥能化紙作鐵鐵為銅銅為銀銀
又為金公欲之乎蔡拒不受強語乾汞之術曰他日有
急當用之天且明別去後不復見蔡唯以其說傳中子
脩蔡死脩家竄廣西賴是以濟蔡之客陳丙嘗為象郡
守云然

尼堅志

梁賢植之德

容之西南隅望仙坊有兩男子曰梁賢曰植之德賢年

二十有三之德長其一歲隆興甲申四月十有四日相
與遊都嶠洞天登山之半捫蘿而上抵山巔有梵宇三
間闐無僧尼惟佛像鐘魚而已山中有泉清冽當桃李
梅林時桃實始堅見一桃如人食其半者取而啗之其
味異常忽爾果其腹頓覺清減凡氣自是不服粒米晝
則遊山夜則宿于僧房或舍於佛閣徜徉旬有五日尋
下山各還其家後再往始則囊米五升月餘而還米尚
餘半其家人怪而問之兀坐不對或郊外采食野菜或

旬日飲酒一二盃容色紅潤光澤大異昔年唯背微偃
僂鎮帥程公聞之初莫之信召至空室扃其戶數日啓
視之其貌如故始信而禮之丙戌仲春辭家遊蜀孑然
而行至今莫知所往賢有兄崇祀焉之德尚無恙余乾
道丁亥寓繡江一日見之德詰其所以悉如前記退而
筆之於冊行鐫于都嶠石壁以告來者

容縣志

張丹霞

張自明建昌人宜州教授攝州事後授知州風流文雅

宦蹟多可紀者一日集士民謂曰吾將入關矣士民隨之詣九龍山入一洞竒香網藹光景殊別有石碑題云宋刺史丹霞張公之墓鐫磨宿構公飄然而入浮雲乍擁洞口漸合今其洞門僅容一人側身可進

西事
珥

周師慶

周師慶五羊人宋開禧中煉丹于邕之伊嶺嶠中後人名曰望仙嶠石刻碑銘尚存邕州安撫王侃有詩

通志

羅隱

羅隱江西太和人宋時嘗隱于興隆之都陽旗強二山
修煉後仙去今猶有題刻遺迹

通志

陳楠

陳楠字南木號翠虛惠州博羅人以盤櫬種楠為生浮
沉俗間人無知者後得太乙刀圭金丹法訣于毘陵禪
師得景霄大雷琅書于黎姥山神人嘗之蒼梧遇郡禱
旱人憂暵死翠虛執鐵鞭下淵潭驅龍起須臾陰雲四
合雷雨交作境內霑足遂為豐年行欽管道上遇羣盜

拉殺瘞之後三日盜散復甦遊長沙衝帥節執拘送邕
州去數夕又回長沙矣於寧宗嘉定六年尸解

列仙
通紀

盧仙

盧某舊志失其名宋時人日往崎嶇樵採遇仙盤桓片
時出山已三歲矣後長遊都嶠不還時有見之者童顏
如昨邑人為之立望仙坊

容縣
志

崔莫二仙姑

宜州郡城江北有會仙山由丹流閣而上懸崖百尺石

洞區其半是為崔莫二仙姑煉丹處中有丹竈竈頂石
蓬皆作金碧色光彩燦然蓋丹火燠爍也竈後即二仙
卧所頭臂股脰兩形畢現深入石寸許崖峭甚人罕躡
者至必香楮默禱之方能緣焉不則惟望歎而已

通志

莫道人

莫道人者容州人居石峒入山不知其幾年問之亦自
不言歲數山下父老或有八九十歲者言自小年已見
其丰姿令其容貌鬚鬢不異于昔精力甚健登山如飛

遇飲而飲遇食而食或辟穀數日不避寒暑蕭然一庵
傍無侍者嘗夜坐于飛雲頂石嵒間有虎侍傍不叱遣
之達旦乃去貴官遊山求見之多不遇遺之詩者不一

宗理宗末年猶在

列仙
通紀

盧六

盧六上林人生而性不食肉一日往樵大明山見二白
衣對奕六候立良久白衣者曰汝且去十日可再來言
訖二白衣忽不見六還至家如約而往至大明山巔惟

見平石方丈乃坐其上而化人以為仙建祠祀之又有
莫四者亦傳坐化于大明山崗下

上林
縣志

蔣暉

全州道士蔣暉志行高卓洞賓謁之適蔣他出帝君題
詩於壁曰醉舞高歌海上山天瓢承露浴金丹夜深鶴
透秋空壁萬里西風一劍寒後書無上宮主訪蔣暉作
遂去字徹壁暉歸大驚曰宮字無上此呂翁也追之不

復得矣

列仙
通紀

呂仙

呂純陽嘗憩梧山郡人構亭曰呂仙元天歷間疫大作有張彥才者夢一道士入其家求庭前樟樹為呂仙像彥才許之明日風拔樹亭下疫遂息今仙像即此木元末仙像左指間生靈芝一本狀如蓮花馨香襲人未幾而高皇帝受命嘉靖間芝又生亭磚郡人以為瑞世之

應

梧州府志

養利州散花嶺在州治西三十里相傳土官趙文安時

設醮呂仙下降變作乞丐臨壇土官惡其不潔拉出呂
仙手拍門上成金字題詩云串字去中心同水將共侵
鬚邊無白髮匹馬去難尋後土官悟追至此嶺白馬騰
空天花散墜故名散花嶺越再歲土官被事改流

州志

李龍

元至正間興業大李村有姓李者事修煉術偶携妻訪
外家酣飲還途中謂妻曰體中燥痒不可忍會須過前
溪一浴而姑待於此有頃風雨驟作妻趨視之則遍身

鱗甲矣囑曰我歲一來歸當以米糕祀我遂化龍去每歲果一還還則雨足稼豐鄉人呼其居曰李龍宅

梧州府志

龍道人

龍道人元末結廬平樂走馬坪環植以竹洪武二年通判夏天啓訪之贈詩云竹木森森畫不如懸崖峭壁一茅廬人生若識玄機妙須向禪關覓太虛後六年積薪自化

通志

姚道士

姚道士號清溪賓州人明洪武二十三年於龍虎山學
道常騎虎遇旱禱雨如注南寧孽龍作祟當事馳迎項
刻而至斬孽龍太守廟蛇精食人復殺之後白日飛昇
志通

異人鐵針

梁大用蒼梧人嘗遇異人授以三鐵針并針灸書法遂
為名醫永樂中郡守羅觀訪其後止存一針進於朝

府志

何璘

何璘賓州人恬淡輕名利採藥茹芝至天順年二百三十餘歲飄然不知所適人咸稱為羽化

通志

歐陽碧潭

歐陽碧潭平南人永樂初遊江西龍虎山求道張真人鑑其誠慤授以秘術能役神鬼召風雷貴縣旱縣尹命潭至澍雨大沛尹所錫賚辭不受遇事能前知後仙去

有廟祀之

潯州府志

馮克利

馮克利貴縣人嘗往北山採香遇八仙對奕分得仙衣
一襲無縫線痕及回則子孫易世矣聞之官赴省勘問
將克利與僕馮遠覆洪鐘內繞以薪焚之及啓視克利
端坐而馮遠則灰化矣遂信為仙表聞勅封遊天得道
三界北回至蒼梧江口遂羽化今土人享祀特盛

潯州府志

鄧清

鄧清字子真正統間羽士也居岑溪習瑜珈教得異傳

一日雷擊物遇穢墮地清為呪洒水淨之雷遂飛昇遷居善村嵒常聚仙峯頂羽化之日棺為風雨飄去置石

中鄉人立祠祈禱輒應

通志

王真人

王真人不知何許人景泰中謫戍馴象衛有道術能致雷雨以手畫符篆于手掌中令握之行數步望其方開手則雷轟然而上小兒輩爭隨之乞雷以一錢投之書符無不應值歲旱有司祈雨屢弗應真人曰開屠撤壇

某日某時請迎雨至期日益酷烈真人書符篆焚之忽有微雲頃之漸大蔽天向空叱咤擊令木急入卓下避之雷雨交至如是者三雨落如注平地水深三尺有衛姓者家有妖魅往治之入門曰妖已逃矣急書符篆焚之震雷忽起則妖為老猴已擊死于登高嶺矣後遇赦

去
南寧府志

李子長

李子長懷集人遨遊羊城間放浪不羈師新會陳白沙

及歸白沙送以詩云春權去江門沂流焉汲汲點筆烟
外山歸來看懷集又勸其謁張太守詩云不聞端別駕
敬士如子長問道蒼梧下登歌刺史堂其後或往或來
踪跡奇幻相傳以為仙去

通志

文志矩

文志矩紫極宮道士先以採藥為業年二十四歲始出
家游武當龍虎諸名山妙契符籙之術其應如響天順
間無病卒次日有見志矩者謂其人曰吾宮今日奏醮

可送麵至今晨失一拄杖在某處亦可令人送來其人

詣宮果然始知志矩乃尸解云

桂林府志

蔣興

蔣興灌陽人早中省試不仕隱仙源洞修煉不知所終

太守顧璘嘗訪其洞得興故棲石留詩云水曲桃花暗

靈岩信有仙蟲書留古洞鶴駕去何年白犬眠金竈蒼

龍飲玉泉愧非嵇叔夜來此竟空還

桂林府志

池道澄

池道澄全州朝元觀道士年四十有九一日晚飲酒數壺語其徒曰吾當今夜丑時一刻別人間矣沐浴衣冠

禮佛至丑而逝

全州志

全用誠

全用誠靈川人少隨父入蜀娶于蜀生二子一日遇異人授以仙術會父卒即扶櫬歸事母最孝及母死即傾家所有畀妻子令歸母家結菴于北障山中名如佛嶺嘗夜行山頂誦經虎豹皆伏客來尋訪所遺物自某地

來悉能知之持行二十餘年立化不仆弟子葬北源山

中桂林府志

余道人

余道人不詳名氏家劔峰石下自幼入道士品誦黃庭經精巫術常用口呪桃符治病立愈禱雨逐疫咸應年九十餘一日午眠無病而逝洞南有梁姓者同日暴病亦歿二人復生家人驚問其故曰昨遇紅衣二人縛至壇林社公社母罵曰向日戊祭未陳設先盜肉食擬杖

一百斛鄴都值一官乘白騾來金冠繡服鼓吹仗蹕近
前視之識是余道人余問社公所執何為社公告以故
余曰愚民犯輕即命社公釋回事在嘉靖間

通志

黃德環

黃德環武宣縣落庫村人一日上雙髻山採香遇神授
一斧回即神通嘗騎黃牛出入邑里俱為立廟

通志

宋真人

宋真人宣化宋村人也嘗駕一龍頃刻取生椒為魚膾

書符呪能逐疫激電道家之靈寶懺書一宗傳言皆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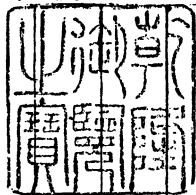
創筆

通志

姚二仔

姚二仔崇禎年間人生不茹葷年十五登火焰巔架片蓬種菜芋克腹所居有池蓄二鯉旁有桃熟而取啖值旱司李唐邦教延至印山亭不食烟火著人表河干限以尺水果雨三日河水盈尺而止謝以金不受還山後數日覓之則僅片蓬而已

通志



粵西叢載卷十一